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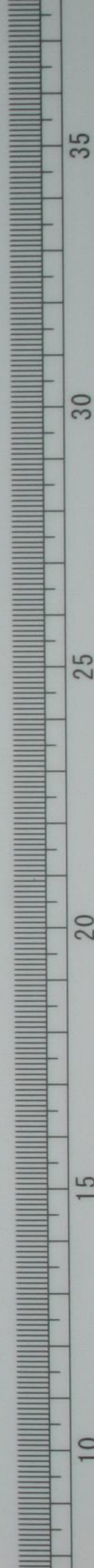


再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卷六

113
868
9



門 413
號 838
卷 9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郎氏寄

襄公

起二十三年
盡二十五年 唐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

月己巳杞伯囚卒五同盟夏邾邾我來奔無三

大夫慶虎及慶寅是庶其之黨同有葬杞孝公陳殺其

弟黃自楚歸于陳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

大夫卻錡卻縶卻
至哀四年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

考公卒榮文公姑
容也

成十七年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縶卻
至哀四年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

晉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

父或言及或不言及經無義例遂

者因一事生一事之辭四事言遂取

其者文行盜賊事故三翼

林汪春秋書襲者此特重也

按差公者平公之曾管服絕期三月

雖諸侯絕期而專同則不降杜所言

者言諸父昆弟等不同者是禮之正

法也所謂期之喪適乎大夫是也

左傳

卷十七

復入于晉以思入于曲沃

附他國故不言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禮為鄰國

春徹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且猶徹

樂而况于母之兄弟乎凌氏曰母有

喪于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

曰禮為鄰國何也為氏評之曰此

不從正義作鄰鄰下一義語也尤覺

言有蓋而意無窮林注相命相告也

意氏所為不義不可放肆故遂有二

禮勝同姓之婚與姓今言嫁女於

同姓齊以異姓

開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貴陳侯如楚

愬慶於楚楚人負之

侯往楚乃信黃為名使慶樂往殺之

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

屏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板隊而殺入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

則在無義則亡

歸父送膠女於晉
皆非禮也傳不言
非禮者本主說樂
及勝以證及
勝方元及
傳氏曰曲沃晉兩
廟之所存蓋諸卿
分掌公邑而此邑
屬樂氏然後以莊
沃賂魏舒則即以
宗邑為采邑未可
知也附注事之不
集由我非予之咎
或曰魏子二宗樂
向祖父上求呼得
親切動人一說備
于是皆地稱呼於
盈之不當在此以
據秦志更得真情

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章者勝安在其其士之
晉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
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然因予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
晉午也
無咎焉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晉午也
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
言皆曰得主何武之有盈出徧拜之
樂盈之四月

樂氏既葬午尚守
曲沃是曲沃非樂

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
獻子魏舒

邑樂邑即真定樂
城縣至幽公極哀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莊子魏舒

猶有絳曲沃乃知
此後猶為公邑

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
成八年莊子

荀盈以八年生見
十二年十四年傳

怨樂氏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至此十六言十七
言寫誤荀盈荀首

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知罃

父之管孫首是林
父之弟首為知氏

程鄭驂於公
鄭亦荀

同祖也七與下軍
樂帥七八見傳十

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
七與樂王鮒侍坐於范宣

年傳初樂盈至絳
曲沃為中良

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宜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曲沃為中良

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宜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周禮大宰八柄馭詳臣曰魯曰祿曰子曰置曰生日奪曰廢曰誅此八柄爵祿置生賞也奪廢誅罰也軍在賞罰故社言之按強強劫也夫人為兄弟喪服大功布衰衰壯麻經貫經以經貫之也宜子許為夫人差服也按固宮註當在上走固宮晉語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秋文冒莫報及經直結及以經貫其首也云

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

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夫

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祀喪王鮒

使宣子墨綬貫經晉自殺戰還遂常婦人輦以

如公恐樂氏有內應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欲用王鮒則成列既乘

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續貫經三者皆墨

之僕魏舒之僕

按註獻十下一本

有也字以下未與

周禮叔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

臺魏律緣坐配沒

為工樂雜者赤

紙為籍為為軸

蓋古丹書遺法按

大公授丹書於武

帶驂乘必持帶備階階○遂超乘此右

撫劔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逆音哀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此不與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

略晉陸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果公

無故為此解廿五

年隱於短牆是也

馮氏曰如今賊矢
迫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
也材謂已及君屋
非按勉或作免壞
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也
出上者
附注棟當作轉輾
輾也說文車所踐
也又云擗車引車
逐之也傳云益用
劍時棄車而率士
故也亦通
按申鮮虞之傳擊
與成十六年潘莊
之黨同此文三段
首末叙也中議也

門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

卒入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樂樂

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

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木

而覆覆樂車擗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先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

司馬法謀帥篇曰
前驅修乘車大晨

倅車蓋有名軍為
啓者大晨大殿也

肱腋下也在旁凡
言左右以左為先

知啓是左也詩有
啓行亦是也按帥

夏御商車右崔駟
乘燭凡四人共乘

一車按周書武順
解云五五廿五人

曰元卒一卒居前
曰開猶啓也一卒

居後曰敦猶殿也
左右一卒曰間

傳氏云陳完之孫
史記為曾孫度其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卒成御襄

罷師狼蓬疏為右左翼曰啓○貳音皮肱商子車

御侯朝相趾為右右翼曰肱○肱起居反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車

戶雅反御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駟車也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年世曾孫是也
或云不德恐不幸

誤諸侯以晉為盟
主而齊伐之也

林注且往止君使
勿伐晉

按入臣之義有賢
於君者猶自抑退

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否則雖義亦罪

也況以惡過君者
乎 按武軍前見

宣十二年後見昭
十三年 補正今

冀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熒庭城今

齊源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邵原關唐

崔杼曰將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能願君欲

弒之以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於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太行

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熒庭封少水封晉界於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

武德二年置鄆原

縣按鄆即當是

地文六年殺公子

樂于鄆是也少水

水經注今沁水也

山東曰朝陽東陽

總稱晉山東之名

按晉地朝歌北至

中山為東陽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趙勝趙解之

雍愉禮也救盟上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

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飲於

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聚之既獻

也字樽本亦作尊

襄廿二年

一人舉斂於旅
復繁深之
○重夫聲
哀相酬通至於下
申豐昭四年注大
夫廿六年注季氏
家臣胡傳申豎者
季氏之子也秋文
愠紆連及怨也怒
也蓋謂心懷辭也
朱云但當敬以供
父之命耳
悼子既為適子將
承季氏之後故謂
悼子為季氏下焉
孟孫意同
他日之富不備如
季氏雖云倍之猶
無不可也此廿七
年雖倍楚可謂意

復繁深之

○重夫聲

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及旅

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父寵之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

相報使為已數燕

駟掌馬之官兼掌

御車故曰御駟

叔季孟臧郈五氏

嗣宗者獨以孫稱

之

餽報辭也

不應得而得之則

彼荷其恩故功力

多也

喪大記云大夫之

喪主人坐于東友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孟孫恐臧孫不相善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孟莊

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側留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

羯請饗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弗應已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蓋在室戶之東西

面立也彼云坐此

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

天子謂孟孫也林注武仲作不順

於先今見廢秩立錫則知禍將及已

悲之蓋有所感也其御不解而問故

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鍾乳藥之類或云鍼也扁鵲投石是也疾義嗜為疾也

夫謂孟孫也按夫猶彼也音扶又按

閉門謂為恐懼也碎子所謂穿復十除即除道路之人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武仲故云欲

日夫子之命也遂逐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順疾猶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也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也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也於臧

彼大隧正所上隧

正屬司徒時臧氏

為司寇而借之春

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

門最便按說文關

以木橫持門戶也

聲類所以閉也門

也釋親云妻

之姊妹同出為姨

註同出俱已嫁也

父謂之姨子謂之

從母但子效父語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甫亦及音借又如字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音遂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見孟氏故從

反音遂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故音遂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鑄國濟北地正死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官姜氏愛之故亡

之立為官臧賈臧為出在鑄還男臧武仲自邾使

生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

家語臧氏之龜其

食貨心元龜為祭

家語臧氏之龜其

食貨心元龜為祭

襄廿三年

左傳

卷十七

名曰蔡或謂出蔡地因以為名亦廟也以廟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廟為禘。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應有子以大祭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

請遂自為也。為請臧孫如防，臧使來告曰：紇非

能言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非敢私請其

先人，苟守先祀無廢。勳，仲宣叔敢不辟邑。請後

故孔子以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必，季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要君要約勒也。哀十四年傳首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願乞盟於臧氏。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也。

文 東門氏在晉

焉。惡臣謂齊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

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孫，公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湯覆公

室。謂譖公與季孫於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

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

也。居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叔孫氏在成十六年

犯門犯塵門之禁

得見

左傳

卷十七

九

也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

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傷齊侯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莒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欲以盟要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郊戰死妻使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宿既入而又出宿也

昏時既也昨曉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弃君之命不為死戰皆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

田與音煩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滅紀

田與音煩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穢孫知

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曾子繳曹尚受野弔則卿大夫受受之家不唯婦人也如小臣賤人受野弔亦可矣禮曰君遇柩於路使小弔之誌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也杞梁妻事見孟列女傳琴操等林注寢廟人多鼠小即以為寢穴

按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大夫之寢事是也或云齊侯向下讀為長林法非鼠之所為而何按此如

馮氏曰不順貼事

說不怨指心說

多則多矣林云上

少也似鑿

按廿一年九月十

月此年七月八月

連書日食孔疏引

曆術極論無此理

繫繫有據但杜所

不言故今不復舉

辨元史曆志此

月日食不久食限

傳云范山見堯

劉系據龍夏台

氏御龍國於李

至商不絕其官

不順而施不怨也逸書也念此夏書曰念茲在茲事在此身言

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實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世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以為號故曰昭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為唐杜氏唐杜

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五會食邑於范復

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

謂

廢故以國氏此正
封堯後為唐杜二
國杜伯為宣王殺
其子奔晉後氏范
陶唐二字名其所
稱或單或複也堯
為唐侯國于中山
唐縣後為天子國
于音湯以陶冠曰
陶唐氏舜封舜子
丹朱為王者之後
猶稱為唐商初家
韋彭姓其後乃劉
累之後代之詳見
昭二十九年補
正竹書紀年成王
八年冬十月王師
滅唐遷其民於杜

昭二十九年補
正竹書紀年成王
八年冬十月王師
滅唐遷其民於杜

太上其次以入為

絕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

黃帝堯舜

次第也按舜下穆

不廢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雖又小廢

下文仲下據疏則

宜加之類一字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祊廟門

按保姓受氏又見

大戴禮周語作命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傳善

姓受氏秋文言立

下俗本有於世二

之知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字檢元熙則本皆

無之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

時了西從鄭伯如

晉寄託也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按昭十六年子產

曰君子非無賄之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也

難立而無令名之

患難乃且反難與

患對或如字非也

何沈溺於利而不

能自悟也音語章

賴之則晉國貳

賴性

解六沒貪也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夫令名德之興也

德須令名以遠聞

可樂可美之德也

此詩所言言此君

也存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

云樂音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子有令德也夫疏

不敢懷貳於女之

也夫

詩小雅言君

心劉云下民無懷

貳於女之心也天

也夫

詩人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

貳與上兩貳字對

看林法今名如輿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毋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

載美德而行按行

之謂德之遠聞也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浚取也言取

人等作一事為不

無寧也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我財以自生

取人財使入謂

實能生養我民乎

又為多取人財使

人言十不能自活

而須我民財以生

活乎此二者孰勝

也焚讀曰償償償

也象木燒死故訓

為斃 請罪焉釋

文作請請罪焉云

請並七井及徐上

請字音情馮氏曰

周禮餘饋氏大夫

受命以出餘事專

不復請亦音情屬

按音義請期亦徐

音情比言欲開見

伐之罪於陳故告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柑日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

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晉為晉報侵夏楚

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義無功而

還為下兵召歸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也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戰藏也族類也取其

立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莒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會

以報前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子大叔戒

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於元及子大叔戒

之晉受言也字室

晉紀論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浚

取之深也閱音悅

紀文基作其音基

基漢書作丕蓋古

基作丕基亦作丕

丕即古其字

啓疆本或作疆下

文皆同附注疆疆

-15 125 35 265" data-label="Text">

通居良反啓疆辟

疆專見詩非子新

書等師古云辟疆

音關疆按此人名

-15 265 35 915" data-label="Text">

外傳作疆致師致

己欲戰之意於敵

人也即挑戰也自

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

-15 915 35 965" data-label="Text">

於元及

御疑作為御蒙本
作樓秋義一也等
我與彼俱是大夫
無有大小眾寡之
異我下鄭卿彼若
卿我當下之彼若
大夫我不可下之
我與彼同位諸侯
大夫位以國大小
禮也此蓋念語部
婁說文引古文尤
氏作附婁史記既
婁滿膏坏壞亦同
蓋敦然一堆之地
踞謂坐其上上也衣
裝一作衣囊按轉
大婁樂小囊林注
皆下二入下車手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早
 對曰無有眾寡其上言在己上者有常大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也小
 又扶苟及圍路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輔張帳
 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也後
 反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迎
 皆取胃於囊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會獲也○古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
 毛反挾音協

搏楚人以投其車
收禽獲挾囚不
待二子先出二子
追皆超而登車既
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向
者志入前敵而馳
馳入遇怯而出故
不告也
傳云轉乃軫字之
訛詩小戎倭收收
軫也謂車前後兩
端橫木所以收斂
所載者備考又按
轉疑作輶韓非子
茲鄭子踣鞵而歌
可徵林注告無叛
楚之事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
 乘義如胡冉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楚傳言齊
 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名舒鳩人
 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也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
 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
 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亦令尹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成王定鼎于郊，鄭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按此為靈王二十一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韋昭云：穀水浴水相格，有似於關。程鄭既得為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去朔且死時。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還，彼無辭，我有功。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數賈

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駟。晉侯嬖程鄭，使佐

下軍，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也。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然明，駸，蔑，○，圖，魚。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陳云：武帝曰：人顧明多善言，怪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

然羽雖其將死而憂天言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兩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惑而憂，憂必酬之者也。莊公弒弟景公，梓曰立。

賈而不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也。卜人而已，又何問焉？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戚疾將死而憂也。鄭

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嘗盟于木，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人秋八月己巳，諸

故舍之無議，釋例詳之。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注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自而後先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日入師

復則國逆而立之日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記

事常辭無幾則諸侯不生在此與

諸侯不生在此與下書畢皆受也與

諸侯不生在此與下書畢皆受也與

諸侯不生在此與下書畢皆受也與

諸侯不生在此與下書畢皆受也與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丘龍反

至自會傳無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而失國

使衛分之邑書入者自外而入楚屈建帥師滅之辭非國逆之例○循苦且反

舒鳩傳在衛侯人夷儀上經在天下從晉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

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牛臣所殺

傳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名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頌又音謨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執君孟公綽曾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鄭伯覽頌同例按國雖存君死只戚

今不曰吳了過滅者不得其尸也與

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陘同 呂長

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

今稱公不同 按元為少女是為

妻也 讀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言

夫既從風風能隕允秋木允妻也從

猶夏也亦通往而遇石是往不齊也

疾終身至細葉子有三角刺八二三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齊棠邑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馬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字取也○取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今君出自齊丁公崔臣出

自祖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

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 史皆

曰吉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巽故

風隕妻不可娶也隕能隕落物者變而且

從風 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二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為剛有石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疾藜象坎為宮互巽為入三坎男上兌女三雖離白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六過為棺棺按止七年傳其妻繼至則無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夕辭又反困于石往不濟也險者石不可動

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

據身必危既等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

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而伐之曰

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

人不為崔子者其詞也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伺公閒隙說自

可無可乎林云謾

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

出也左繹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

閉門門外門啓

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請又將有多少延

尸出公拊楹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

多少擾亂其實是一事而特門為之

者而入閉門侍人者別賈舉甲與公登臺而

隔也命姜一命皆

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自於廟弗許求還廟皆

按家臣對國者自稱曰陪臣夜行盜

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

賊手有所繫故以于振為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前有射公不申故傳言其事而云又射義軒疾不能聽命行夜但行之家近於公官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杆命討之不

知他命商書口實詭柄也願封口實食物也廿二年口實徒有其言已也此口實謂孫也此願封似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誰稱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不知他命也音讀曰狂胡且反又如字側側留反又子俱反音陔說文振夜戒有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逐弑之賈舉州綽邳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戮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及申丁仲及隊直類反體力侯及國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魯弁祭服說他活反申制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

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外便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為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乎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言雖欲死一限於義也林洪人謂崔侯有君而自執之按與成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說寡人之君而崔十款之也又說人更有君之而弑之者當死里亡不得

殺駸蔑于平陰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其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亡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世不徒求祿者為社稷為于偽反注及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也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左傳

卷十七

七

襄廿五年

而與焉此三說未
知孰是唯林本社

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

不必上亦將用何

者以爲婦也補注

此句覆說上文君

死安婦之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

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

未終便從中裁斷

指大而誓而入宮

之照無益亦在言

外障云崔杼書下

本或有不如此

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用

死亡之義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之也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宣伯魯叔孫僑如

八年殺慶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還齊羣公子納發生景公宣伯女於靈公

○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

大宮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

四字者後人妄加

按此盟辭是其下

無者字以微也即

微以爲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

之在外者執往欲

書之也古之書者

必以汗青之簡

縛柱懸反博雅束

也集韻重緣反卷

也

奔中又見哀十四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辛巳公與

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歆所治反

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盟大夫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人

也拜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問丘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公逆

○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猶曰君昏不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暱藏也

女乙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舍中袂道○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襄廿五年

林注一人與一人

戰耳

廿七年崔杼繼崔

明辟諸大墓注開

先人之家藏之也

側辟字奇事似

或云瘞埋於北郭

之側也非訓側為

瘞埋

髮者髮之類以木

為之衣以白布畫

雲氣柄長五尺車

行人持而從既窆

樹于壙中下車貳

車蓋籠惡非良車

也非是大禮備列

軍陳若霍光葬用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

來奔道廣衆得甲故不崔氏側壯公下北郭

不殯丁亥葬諸十孫之里十孫人姓因名里死十

四嬰喪車之飾諸侯天不踞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侯濟自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

逆服兵齊人以莊公說以莊公說晉也使隰鉏

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樂器之屬自六

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

三軍之大太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者晉侯詐

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櫛侯衛獻公以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柩以求五鹿

甲兵是也

下文陳人男女別

而魯哀元年蔡人

男女以辨皆與此

同蓋男女分別將

以賂晉也班辨

音通晉始伐齊

未知莊公死齊人

以弒說方始知之

齊既有喪師自須

退視今受賂未合

致譏一說以班別

舉以別皆降伏之

狀受賂還不譏者

以其譏已明也又

男女為賂解非也

他日衛侯得國則

望以五鹿與齊也

齊

元

將

使

衛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

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也鄭人怨之六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葛欲逃遇司馬桓

子曰載余陳之曰將巡城不欲載遇賈獲賈獲陳太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葛亦免子展

命帥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

附注或云此突字本六若漢攻宛穴其城者故杜訓為穿一說突通作揆揆揆猶舊也必改字將巡城甚為苦惱與藍尹實去王其意何如陳氏曰獲不曰非禮曰不祥何也禮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飲人之易信也 擁社示國遷也社社主也

林注驚馬繼也執之而見者脩也僕之禮按禮曰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承飲軍中禮也

朝纒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

民人司馬集致符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人數俘

使各依其舊師乃

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祝祓社司徒致

還劉云諸官皆鄭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正其衆宜脩其所

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之未必正官各使

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

其依其職事致之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國之事也此盟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

齊人不序於列故

杜榘同盟之言以

明齊亦與盟與莊

左傳 卷十七

十六年同盟于幽
傳云鄭成也同屈
蕩名既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
五篇註古史官記
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日知
錄云劉向撰世本
二卷其書不傳屈
建為令尹在此前
按居其間使楚首
尾不能相顧成
六年註云世本
困心方言云世
也吳地下濕久駐
於此水雨大至民
將困病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為盟于宋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有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曠及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疆

急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
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我克則進奔則亦視

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既敗

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

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

數得而出不將以
歸故知空獻其功
也戎服韋弁服
以韞韞為弁又以
為衣裳也朝服玄
冠緇布衣素積裳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蓟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故鄭玄謂杞宋為三王後而祝陳為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為通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禮降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格唯陳為恪耳恪故也按趙陸氏從鄭傳氏從杜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之神明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因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之恪拜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亦敬而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叔於是陳桓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弟殺於桓公而代之鄭莊公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出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孫氏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凌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其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物然有章或云授手謂敢不拒也 侵侵凌也非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言言也按侵小猶言暴暴不必說國大小當時常語非有意義或云致罪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且昔疏作且夫大國一同夏殷之法也周五

流移失所當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人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首告晉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楚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敝邑人懼不競而犯大難東門上辱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音所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

百里為大國林注
 今大國土地之多
 或數倍於天子若
 非得削小國何以
 至土地如此之廣
 按足利本後人記
 云一本至下有六
 一說今大國數圻
 之地者多矣大
 室曰戎服輔王是
 卿士之職也晉文
 獻捷時授之鄭文
 也今鄭使戎服者
 不廢王命故也按
 輔王受晉獻捷即
 擯相之職也今子
 產使者也授捷者
 也與鄭文及獨戎

降○廢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
 初危反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武
 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
 卿士○數色主反下同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晉文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魯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
 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志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將任反又如字不言誰知

服為從舊例耳論
 者曰子產辭多文
 飾不類平山豈謂
 此類歟或云乃難
 之辭若鄭無辭晉
 且問罪也林注人
 之有言所以成其
 志之趨向也言之
 有文所以成其言
 之華采也樞戶樞
 也機弩牙也戶樞
 之發或明或闇弩
 牙之發或中或不
 以擊言語之有榮
 辱此句出擊鄭傳
 尤具也治之使具
 故訓治晉云淳誠
 也疆疆界也疆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
 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馬為子馮子木使虺賦虺治○虺
 數甲兵之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
 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
 反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別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
 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表
 音純鹵音魯說文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
 云鹵西方鹹地數疆潦計數減其租人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
 田原防隄也隄防
 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
 為小頃町○町徒頂反
 牧隄臯為芻牧之地
 井

緊地之隘疆者周禮凡糞種疆墾用

紫偃水為澱故鳥

下濕使田中之水

注之此原益謂隄

防之謂也說文田

踐履曰町町亦頃

類詩九阜毛傳阜

為澤之坎行高平

而美者沃底平而

美者賦與籍便是

稅也按疏記注也

稅民之財使備軍

馬劉云車上甲士

所執五兵者戈戈

戟盾矛戣矛步卒

之五兵無夷矛而

有弓矢

行沃

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

善及下平日

量入脩賦賦稅也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徒兵甲

循之數

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國之禮傳言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楚之所以興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殫也

射食亦友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禮於計及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卒楚子以滅舒鳩

賞子木辭

賞子木辭

賞子木辭

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焉掩

退師以須其

楚子從之卒獲管程鄭卒子產始

解鳩故子木辭

賞以與其子

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爲政焉對曰悅民

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

且曰他日吾見蔑之向而心

之然反語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魚據反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

後行如農之有畔其過鮮

矣備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甯喜詐之大

國也

甯喜詐之大

國也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甯喜詐之大

舉之封疆厚良及

此語已見文十八

年鷹鷂也曠曠

風鷂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襄世五年

陸云說詩作閱容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

困此所引者蓋是

彼文說文亦从

升煉兩手而執之

亦者織名棋者所

執之于以子圍而

相殺故謂之圍棋

或云亦者落架之

義按落架即格釋

千古棋字

左傳

卷十七

襄十七

叔文子聞之大叔曰烏乎詩所謂我躬小訟皇恤

我後者宵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謂宵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喻君以今宵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其何

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齊氏出自衛武公及魯九世也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 十三年復人扶又反君爭爭鬪為之丁偽廢長丁又立少詩

傳喪之徐息徹去起呂其長丁又媵之音羅有鄣之亮反又音

無咎其九所祐音而觴武羊午恪反徧拜音之難乃子少詩

變於必計匕輿音王鮪音侍坐如字以走如字民柄彼命

無解佳賣反墨縗本又內應應對備守手既乘繩證反

上獻子時掌督戎丁毒帥卒子忽訟女音汝槐本音肘張九七條條

之傳摯音至鮮虞之子傳摯申晏父音邢公音牢成魯刀反狼音

遽疏其居胙音起駟乘繩證間大國間其咎其九其難乃

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音於背音二隊徐徒反行徐戶隘音

道於懈廷音庭音築壘力軌辟音少水地名京觀官晏音

左傳

卷十七

襄十七

釐徐音公彌長丁丈反公鉏什居反具敝車婢世反徐吾為干偽反

公鉏直恭反重席扶又反復絜扶又反澡之音位處朝夕字如恪居

苦各都尊反豐黜之廉反弗應之應焉在於虔反之療力召反娶于七住鑄之

反直吏反所治其先人下為先人為己請自為也要君一遙反毋或

音無殺適反蓋以戶臘反狹路戶夾反敝廬力居反見齊侯絕句齊侯向

下同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大饑居疑反傳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事

見賢遍反隰叔徐入反主夏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寓書

之賄呼罪反將焉於虔反也夫音扶下毋寧音無浚我思後反以焚扶云焚斃

反婢世反子說悅音為重幣于偽反子西相息亮反介恃音滅蒐軍所求

因閱悅音數所主反黔如淳音陬縣音子侯反射犬徐神反甲下反常

分扶問反婁本或作樓小阜扶有反在幄於角反亡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皆

踞俱慮反轉音張衣裝側良反取冑直救反人壘力軌反搏人音博

徐甫復踞反復踞扶又反曩者乃黨反怯也去業反之啜居力反荒浦判五反

師祁犁力兮反公孫揮許韋反降下戶嫁反下人戶嫁反言易以或且

夫扶音亡釁許觀反經二十五年雖背佩音彈為晉于偽反孟公綽昌若

音本使偃取之本或作娶字辯別彼列反坎下苦敢反允上徒外巽下音中

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任反同疾音藜力私反無應應對則喪

息浪殺也本又作釐驟如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同之難乃且欲

殺申志反又近於公宮并注且于于餘反公拊拍也檻音盈衆從才用

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列反擷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依本音

左傳 卷之七 欽文

股古音封具求付反徒洛鐸徒何反皮彥監古衙取驪蔑反子公死

難乃且反而殺申志反○昔焉於虔反三踊羊寵而相息亮反大官

音泰乃軟一音所故復扶又以唯位悲虞乘繩證知匿女力狹道洽音

瘞於滯埋之無皆不蹕必音七乘繩證反注及自泮普半獨使所吏正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守或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墜音木刊反苦干隧陁

古定無別下文同陳侯免喪徐音萬擁社於勇而見賢通反俘芳夫道

之音導遽以其據子捷在接子駢補賢反又子孟音隘於懈私卒子忽

同後駐反張住復逐扶又反下舒鳩潰反戶內虞闕於葛妃胡公音配本

亦今本之長丁丈三恪苦洛五父佗徒何夏氏戶雅播蕩補賀介恃

戒音以馮皮冰可億於力逞勅景億度待洛其衷音開道音城濮音能

詰起音相鄭息亮以共音恭藪澤素口焚燎力召之處昌慮辨別彼列

同培薄音疆居良反注同潦音老豬步魚反尚書傳防隄反丁兮小頃苦

反牧隰之牧步卒反子忽器械直亮疆其居良鷹於陵鷓徐居朝夕字如

匪解佳賣亦音棋其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晉 盡二十八年唐

杜氏 集解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邾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

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鍼其廉反

成而不結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秋交跳直影反 附注徒影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疏凡傳却言此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頻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叛者皆君之名嫌
無君不得為叛故
註明之林父長而
入殺已故先叛也
林註書叛始于此
復歸例在成十八
余卿會公侯非礼
今卿會為良會輩
皆當也但向戌
別有後期之責故
書良霄名而不貶
以駁向戌也良霄
雖書非合其罪若
良霄與晉宋皆賤
稱人則嫌向戌與
良霄同罪而其
後期之罪不見故
書良霄退宋班明

及匹妙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

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魯荀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賤方貴宋向戌後期故書良

之○國市延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

楚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

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

向戌有二罪也
許靈公卒悼公買

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

立當進待君受

同大夫何以黜宋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也叔向

君命也行人非

日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進進御此日次朱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當御次而不使是

不集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吾臣之所爭

黜之也言已與叔

御魚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

向同爵何以退之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

而不應韋昭云子

為忠而撫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

員子朱同爵馮氏

早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

云何以黜宋是爭

乃是兩人爭理故

以二子夏之爭謂
所行爲善則惟言
子宋之心也按爭
善謂爭而自善也
非各爭其善也觀
疏引杜註可見焉
按子員名見六年
傳至今十九年也
蓋老成人故叔向
欲使之也
林註欲守其祭祀
而已 又云己不
知獻公因何而出
奔亦不敢問因何
而入

林註淹留憂恤在
於外國又云子鮮
若欲踐言不過能
出亡於我果何爲
按多行義之多也
或云多猶管商君
傳循禮者不足多
是也
唯襄在家守之

○鮒音仙鮒音能不敬妣強命之鮒之母獻公及子
干偽反注同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
今執也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命在十年穀曰我
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大人也言其爲人猶如若不已死無以矣
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日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
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
故乘弱攻之

劉是黑豈子成
十年傳衛子叔黑
背侵鄭元年衛侯
使公孫劉來聘傳
云衛子叔來聘是
子叔即族也殺大
子角不書蓋以不
告政也趙氏云公
子公孫無稱族之
法蓋如叔勝之子
公孫康齊孫子叔
嬰齊書曰是仲
尼書為致也致及
豈之辭叛判也分
君之地以從他國
有地從已故稱烏
叛也雖出奔地不
從已則不稱叛

是出地以生名也
馮氏云以首見
意也領說文作領
黥頭以應也
文子本不面答齊
喜聞齊喜之言遂
自評論楚歡與對
面相答無異故言
答也或云在乃心
在王室之在言心
不在我也猶云伯
父無重言也今汝
乃吾所當怨者故
怨汝也負羈縲從
見傳廿四年

吳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無諡書曰甯喜弑其君劉高
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書只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
而循入義可以退唯以專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
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國納之也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
其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其頭言所驕心易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
人在存問之公問文子言收發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
行居謂刑也○縲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息列反○縲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
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
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言成○

曹人詢林父為厲

林父又以厲責子

林註指殖縹為惡

鬼而責其子及不

之如也 說惡鬼

亦兼人人友不如

也

林註子展為元帥

故特享之

百人殖縹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又子曰厲之不

如厲也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威父言更還殖縹圍衛地殖縹獲

殖縹殖縹臣復愬于晉衛張本晉討鄭伯賞入陳之

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

之乃受三邑位次賞受三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

其將知政矣和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雩

鄭如字徐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正於伯

州犁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土其

也已上下其手又

也已上下其手又

也已上下其手又

十二井也 按取

及猶取也

林注避讓而不失

其班次之序

雲音干韋昭音肅

附注雲樓同音款

女於婁子皆言力

侯反其說近留故

與樓異獨傳十八

年皆雲音即鈞反

是也 立皇頡於

位而問之

上高舉也下下垂

柳揚其辭欲使曲證之也

林注此子界之之辭或云弱楊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社意

按豫賁而復國雖秦必不如此也唯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下

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下

手以道囚曰頡遇王子弱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捕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莖父與皇頡

戍城廩印莖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去作辭今之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謂大叔辭以為請莖父必不得為大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人名也以此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林注當勤功于秦不必以幣

更幣秋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城下其可辭如此重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

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六月公

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非而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其秋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楛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

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弱

晉主獄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大夫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祿千大。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羽賦蓼蕭推言大平

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飽兮還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一詩所趣各君辭異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

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一言不敢遠晉皆所以答嘉樂也嘉如字樂音洛詳文三年命疑作余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

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

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剛馬了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兮詩鄭

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曰鄭七穆平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

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

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詩云馬之剛矣書之柔矣馬亦不剛書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與秋文云將仲子兮本無分字此依詩序此子羽非行人公孫揮也

三事

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

從，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

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

御嬖生佐，公惡而婉。而心順，大夫淫美而很。貌

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

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

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大子知

名棄取見棄之義
林注入宮夕見其
母
馮氏云看得甚美
也或云尤物移人
之尤故訓甚
婉者巧于自結很
者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為寺人
之官公役之監知
大子內事為在內
人之真
知之謂與楚客禮

相識也。秋文惠牆
作唐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往，恐內侍

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

也。飲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

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

唯佐能知而人
之排擯故也
按大子欲召佐使
請乃曰召而來達
則不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與在約曰汝至於日中不自君所歸則我死矣声乱叫謂之駭多為言語乱人耳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棄止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辭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馬也其使者自稱也

我以其召而使講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謹呼端反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天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步馬君馬人之步馬者賜及序音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先悉薦及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如字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天子所以無罪而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晉將求於人必先有人焉
聲子即公孫歸生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以晉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人帥了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自晉伍舉娶於王子年王子祖父椒舉也朝如字卒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荆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了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事

皮者諸本句張本
讀按外傳皮革下
有焉字蓋外傳如
龜焉灼其甲必支
於其外若體性焉
有首領股肱此類
焉字猶之也故此
文今讀為八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
差所刑必有罪不
濫洩

大禹謨

失錯也謂實有罪
而失於安免也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者木名
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自木曰大獨無族姻
乎大謂晉對曰雖存而用楚材實多歸牛聞之歸牛生
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瘁故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

言下國諸侯惟命
湯為天子也按均

大也宋公何如也
立其福以及後世
也命一添故字觀
以此可見古人之
樂行賞以此可見
古人之慎用刑以
此可見古人之恤民
不裕
莊廿年傳曰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
膳夫職曰王曰
舉以樂伯食注云
殺牲盛饌曰舉又
曰邦有大故則不
舉注云大故刑殺
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下國封建
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致此
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變作
憚用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饗也酒食賜下無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不舉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士以害楚國不可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及之彼不知虛實必然而起軍猶攻也

不南朝于楚

林注是也按是謂通楚也

章云是理也黃下烈云章以是為擬者也馮氏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一家有二人從殺者則留一人

將戰決戰也林註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餘楚之被囚者一說行寒剛及列也偽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逃之與築室反耕若宋必聽命同似勝此是不為必死之戰也

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

公奔晉在四年晉人實諸戍車之殿以為謀也後

軍練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折公曰楚師輕窳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窳物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中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謂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

人與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上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一人役歸一人簡兵蒐棄簡

蒐蒐音馬林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不必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令尹子及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亦雍

害必臣不使得取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

叙文或作養

子重子反一歲七

奔命

上賁或作楚即越

叙文或作厭云本

又作壓於甲反徐

於輒反

楚設作易中下楚

必款之注中下中

軍之上下也中軍

有上下兒一音謂

欲猶貪也鄭司農

為謀主打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及鄆才多反又

子且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

年○圖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音皮若敖亂在甯四年苗以為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六

年○圖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民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觀反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夷竈以為陳藥范易行以誘

以為易行中軍共

上下軍易卒伍也

中軍之卒良故易

之

四楚楚語作三萃

萃以時晉有四軍

言三集者中軍先

入而上下及新軍

乃三集以致攻之

外傳執政不是謂

獻舉曰女實遣之

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亦行戶郎中行郤必克穆郤欒時將中軍

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一穆之兵楚子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或云弗圖言此類
難期也
附注今其稼秋如
叔向也外傳作倍
其室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

孫復仕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

故許志欲報之日帥不與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明年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禮以足其性而求

叔文冒亡報反又
亡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
貪名者豐謂自矜也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豐動也貪食也

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

規及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於水南而後葬

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

曲礼云列國之大
夫入天子之國曰
其土周礼大宰之

奮以夸人靈光殿
賦云佐奮靈以軒
是滿也足滿其
性而自求成武勇
之名林注獲楚攻
門者九人馮云當
是鄭為楚獲故楚
而漏耳當更說之
汜襄城縣南汜城
次出南陽魯縣南
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
其女且同姓故

屬官有旅下土三
十二人小行人云
春入貢秋獻功是
貢時事也

慶在益衛地齊人
前取之以賜烏餘
者烏餘大是相驕
益見梁帶之能

介被甲也取庫中
之甲著之三十年
介于襄庫亦同

九失色是守者罪
耳非國之耻故無
可諱也烏餘以廿
四年奔晉廿五年
范宣子卒明年始
討之傳先言治之

事四時貢職宰族家宰之下士王聞之曰韓氏其

言獻職貢於宰族不敢在魯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令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

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治羊角城是

逐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

開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晉大夫能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從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衛殺其大

惡下○與呼亂及因悉薦反又如字

夫審喜審喜弒剽立術今雖不以弒剽為文書名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
其被殺亦以國討
為文書其名以罪

下乃述其治之軍

諸侯大夫七月始
集於宋而此會書
在夏者書始行也

林注宋之盟文子
之偷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
其被殺亦以國討
為文書其名以罪

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書弟是兄曲也去
弟是罪身也
凡言以公命者實
非公命而假稱公
耳此時魯國君弱
臣強君不得有命
臣之理季氏恐叔
孫疆直不從己意
故假君命命之也
從弱君之命於理
順於禮大也不比
視邪勝是是是也
自從自從亡心也
此公命雖非真也
豹即以爲真其故
從命則國人知公

書在宋會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政由
鱣氏祭則寡人而

今復患其專緩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
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
大夫也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冬十有二
自從故以違命敗之釋例論之備矣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曆推十月朔非十二
月朔非十二

十二月則爲三
失閏故知經誤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嬰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
諸嬰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
使鳥餘

具車徒以受封
鳥餘以地來
故詐許封之鳥餘以其衆出封

命不可違是順道也
也 按喪邑四國也
也 疑脫衛見上傳

使諸侯僞效鳥餘之封者
效效也使齊魯宋僞
若致邑封鳥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
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
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慶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相鼠詩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
鄘風曰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亦死何爲
鄘風曰

尺證反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
衛大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
吾與之言矣

命不可違是順道也
也 按喪邑四國也
也 疑脫衛見上傳
三國具車徒故使
鳥餘亦具車徒恐
其驚覺又慮其衆
逆散也上諸侯三
國也下諸侯天下
也劉云晉宋古本
皆不重言諸侯
附注此段與廿八
年慶封來奔章甚
似恐本一事重說
耳僖廿四年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彼
己之子不稱其服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
吾與之言矣

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蟻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

也林父逐君死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殺

殺納作內沮止人為惡也勸勸人為善也賞罪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己以慰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終身不仕是記者叙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夏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前耳前終身于鮮也後終身於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統總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

左傳 卷六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孫衛

大夫○勿使攻甯氏不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

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以難

治 止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管公使止之不不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不託於

木門木門晉邑不鄉備國而平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愆乎從之謂其其事也事則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布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懸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垂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襄廿七年

總也總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

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

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

按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

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乘

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

知所言邑者皆一乘之邑一乘多邑

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

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車乘故

左傳

卷七

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

又云十室明通稱通稱尺證及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大宋向戌善於趙文子

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

小國之大當也將或列之雖曰不心必將許之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稱乘附注難如字下難吾助女同

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成樓

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

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體解外祖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

公當享卿當享服云以其多文辭

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

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以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

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及下同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

左傳

卷七

襄廿七年

所以特舉此禮者
以為此享多文辭
言從武至者謂非
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于民

左傳 卷十九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也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出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

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及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上駟傳也謁告也○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了黑肱素要齊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大

與子木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小不晉楚各

處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

外傳以蕃為軍擊
擊即利而舍候遮
并衛不行藩為軍
不設壘也

伯夙皆盈傳無明
據 按晉營及屬

晉諸國營皆在宋
城北諸國在西晉
郊東以東為上也
林注諸國各以藩
籬為軍又曰以東
為左

左傳

卷十九

六

長壽 晉備 宋城 晉管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而已秋義利猶濟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

用此三者定也信

亡則志不立失志

必死其死作以死

賤人一為不信猶

尚不可沉國卿也

不信之人尽路其

死言無得生者前

覆曰路謂倒地死

犁曰今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犇告人曰今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心何以及三三為明年子利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單盡也斃路也音丹陽蒲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病者不唯病言而必至於死言

之不用若食之消

散故無信為食言

一說單斃其死斃

而死也猶云未有

不亡不病不待病

而強死也

夫謂宋也

想楚人之情不應

及是之惡

使謂叔孫者使人

就宋謂也叔孫

發覺之時未有交

相見之議故季孫

在國聞之慮其兩

屬厭重疑邾滕為

人之私故假公命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

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

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王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因如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名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信欲具

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則百戰事

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象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襄廿七年

叔孫雖內知其真
公命而其辭稱公
即須交命如是則
敬君之情深矣

陳蔡鄭許午庚午
北楚公子嬰齊為
蜀之盟諸夏大夫
咸在

盟法大國制其言
小國其重此盟
非爭主權而叔向
言者假此以勸
之耳林注楚同小
國任晉之細事不
亦可從其請字按

以楚為任晉之細
事亦可矣朱云
楚今自同於小國
享宴賓旅雖多特
以一人為客諸侯
燕禮燕臣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皆
入門右射人請賓
公曰命某為賓賓
出立于門外使射
人納賓公降一等
揖之劉云兼享晉
意之大夫不以子
大為賓者實唯
人出自當時意耳
林注所行之事皆
可告人故情無所
隱

左傳

卷九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顯弱命之君而遂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人順以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又

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尺辭○因非歸其尸盟也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于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為客飲人酒攝統為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人大

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讓而子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上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叱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能歆神人飲享也使神享其祭人宜其光輔

左傳

卷九

三

楚武子德上矣

秋交隴方夏及附注魯更反

舜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支

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謂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息遂如楚泣盟重結音楚之姓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子石從子

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

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也

及降尸趙孟曰善哉民之士也在上不忘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鷩之賁賁

紉器簣謂之第係

炎云牀也郭璞云

牀版也然則牀是

大名簣是牀版按

晉語牀第之不安

邪抑驪姬之不在

側邪公羊作寢不

安與侍御不在側

此此牀第即寢闈

之義周禮天官玉

府掌王之衽席牀

第九囊器即是

風衛人刺其若淫亂鷩鷩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爲公我以爲君也鷩順倫及賁音奔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論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

聞也策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

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一肅蕭謝亦名伯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故趙孟受其惠

趙孟受其惠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按匪文詩作彼矣八年傳註匪彼也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文匪教福將焉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賦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

賦詩以自寵故言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怨之以為賓榮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念年也

年鄭殺良霄傳侈目氏又尸氏反隱而其及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附注公怨猶云公言之將猶怨以為怨當自掩蓋而賦詩以公之所怨為賓榮劉云公顯然也按稔熟也穀一熟故為一年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信二年

上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卑強曰

降尸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也樂以安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亦可以宋左師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如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管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向戌以賞典示子罕也按呂覽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營之若水火然怒營不可偃於家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拙而已又載記用兵篇可並考

言之術者德孔等是與存明之道驕虛等是幾一昏之道畏兵則興不長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戌以為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入之道掩諸侯也蔽一作斃路也嘗邑書於札子空削其字又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益我宋傳何假若轉恤溢字訛

以興謂湯武因亂人以廢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責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武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一說崔成有疾句而廢之而立明句

去聲相崔成有疾而廢之有疾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詐之偃與無咎弗

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

將奔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將奔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林法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運于崔氏

廣世七年
傳三十年鄰之厚
君之薄也昭四年
叔孫氏厚則季氏
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
我崔子也崔慶一
也此語成誠矣
新築女牆而守之

家家象也 崔杼
時在慶封家呂覽

崔杼婦無婦矣因
而自絞一說碎避
也襄世五年陳侯
逃墓而免亦是
啖氏云經言十二
月傳言十一月依
經當云三失聞不
可得而考傳氏云
律曆志引是年日
食與傳文同又推
其曆數以至漢建
武皆合不以傳為
謬則杜以經文為
訛有理也趙法輩
以魯自有曆為杜
謬說按是歲十一
月乙亥朔交分入
限應食大行授時

卷八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

求入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

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恐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

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縊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

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楚薳罷如晉蒞盟罷令尹

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既醉

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叔向曰薳氏之有後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

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

女鳩反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

字又息浪反

三傳

卷八

三

曆皆同負享曆是

朔食辰時

昏時斗柄所指於

十二辰為在申也

遠取文十一年者

以三十年絳縣老

人云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以全日

故遠計之故云通

計也

公如楚晉霸業衰

木精歲星火精災

惑上精鎮星金精

大白水精辰星

游云歲之不易向

云飢寒之不恤明

年宋鄭皆聚民聚

淫行時節本自一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頃置兩

建子得以無夏衛石惡出奔晉寧喜之黨書各惡

冰為災而書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煮酒荒淫而出書名罪

○書市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其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枋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枋在子虛危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亥枋今已在亥枋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

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龍

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鄭

剛又苦宋鄭必饑玄枋虛中也玄枋三宿虛枋耗

浪反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

隨而移彼

蓋錯置也註當亦

秋文宿音秀按當
誦如字說苑廿八
星曰宿日星之所
宿也秋名宿宿也
止宿也廿八舍廿
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
之序但如其志之
所欲即不待彼命
逆即從之先承意
志禮也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

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
子沈子楚屬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薊縣○圖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
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
而後薦賄以副其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
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重丘盟在二十五
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
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

趙氏云大國事天
子惟聘而不朝故
韓起稱歸時事小
國事大國乃朝而
不聘故子產言會
時事

日禮○從才用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
宋盟宋盟唯

彼時我言蔡侯猶
能改也一本今還
受享絕句而傲而
惰對句
林注不敬出其中
心
不得良死必為其
子所弑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
且其過

此也
往日至晉時○過
古未古卧二反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
廷往也○廷
于况反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出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

子般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孟
子般弑其君傳

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
魯晉而行蔡

按君况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寡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叙女草行為跋水行為跋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駟人

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德一作正德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友而失道已遠故凶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楚子必死嗣君不十年不能土盟後八年靈王會于申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以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上六

變得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

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無所歸能

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復上六爻辭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

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

不能復為害

禘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

禘竈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此帑音奴惡如字鳥路

及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于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也妻子為帑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為人之後尾亦鳥之後上右效驗惟人之所在言其知之在人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惡鳥路及聘禮無設壇之法下文云先君為壇

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除地曰壇封土曰壇

黨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循因循也先大夫為壇受郊勞今則為舍不除草穢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入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

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急解也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責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侯朝楚非得已故

辱焉已趙氏云諸

襄 廿八年
子產自損其私以
為禍

莊公之亂群臣避
難並與出奔崔氏
名之為賊今崔氏
亡慶封召使還國

故言使諸逃亡之
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已情告而悉及
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
今律所謂自捕得
也按亡人能捕得

他賊則反其身以
功贖罪也此說似
勝未知杜意何如

寢室之兵杖也故
言親亦

報文公膳謂公家
供卿大夫之常膳
林注供卿大夫每
日之膳例用雙雞

知之知其意也
按去字為除去義
不必訓藏洎灌金

也添水以為肉汁
遂名肉汁為洎叙
支又引字林云洎

己菘反附注史記
武紀水而洎之徐
廣音居器反與字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淮
是猶盟也 下文

子產自損其私以
為禍

孫子齊慶封好田而蓄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

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

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使

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確崔氏故及盧

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別

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

能復顧禮如賦詩者取其矣言王何而反之

人皆嬖子皆莊公黨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

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

何之謀鴛音木鴨也去起子雅子尾怒二千皆

慶封告盧蒲癸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

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言云歸父

子產

卷九

二十九

襄廿八年

左傳

卷十

三十一

註慶封亦字子家
按人各有其能以
事君群臣相諫為
亂非我之所能及
在街里各見下昭
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
也按邵氏以此為
陳氏父子隱語甚
有味然非杜意
林注克得魯也主
殺人見而

慶封為無字卜之
無字見死兆許
以見其誠
慶嗣秋交繼嗣之
嗣本或作繼嗣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于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

無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

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

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

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

矣謂了家速歸了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

及也了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無也自息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了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

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公麻嬰為

尸尸為祭慶寔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

前如其在吳越與

昭一 年必為魯

郊同 奇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懷自

用乃譎以其譎告

之而激之使出嘗

祭

祭主人先獻今公

在而寔為上獻是

舍使為之也不可

以禮責也

為優以誘其衆也

優伊一物而一名

也今散樂戲為可

笑之語是也袁淑

取古文令人笑者

題之名曰俳借集

今人謂散樂為好

驚亦善之義按善

猶多也其善食善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又音患陳氏鮑

氏之圍人為優非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飲酒日觀優至於魚里魚里甲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

抽桶擊扉三桶椽也扉門闔也以桶擊扉為期○桶音桶盧蒲突自後

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

薨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

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寔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

注屋糶

吐活及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

陳直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小禮有

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上樂師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入入國也孟子置之莊嶽之間即此林注慶封請陳鮑戰車甚澤蓋古語馬六云祭食祭先所進殺之序備祭之今汎祭是不依先後之序也疏祭餽羹於上餽之間祭飲於上豆之間是各有處蓋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附注據史記此事在餘祭三

年注云餘祭以襄廿九年卒服亦謂句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友福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殺慶封也

淫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斥逐

○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在二十一年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氏亂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賈在句瀆之丘在襄十五年及慶氏皆召之具其器

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

用而及其邑焉也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邲殿齊別

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致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誠外猶以

○邲蒲對及殿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

在外國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宰制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按林注甚矣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以一富

之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謂之幅利

登富古福字是有幅義媿侮易也

致之公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

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關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八本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遷移也

夫民生厚而川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去聲夫音扶

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夫民生厚而川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之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使無黜嫚黜猶謂之幅利

按林注甚矣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

致之公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

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以一富

之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謂之幅利

登富古福字是有幅義媿侮易也

致之公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

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關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八本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或作亂臣十人非

物茂卿云吾邦明

經家皆除臣字不

說蓋衣母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衣

其拱者其崔杼也

拱合兩手也此璧

兩手拱抱之始求

而不得嫌以他尸

代之故傳云云言

猶尚識其形知是

真崔子也馮氏云

此棺當即崔行之

極蓋尸腐不可裁

故尸棺于市以示

戮而國人皆指曰

之也按亂臣十人

亦見昭廿四年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史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

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

故傳云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

敬榮陽死陵縣西有黃水西南在新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宗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上行潦之蘋藻言賤實諸

宗室薦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通通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

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備魯音加魯五河反

也

也

也

濟水惡亦詩

季蘭意取米

也濟在魯故穆叔

稱之女將行嫁就

宗子之家教之以

四德三月教成設

祭於宗子之廟季

蘭服蘭見宣三年

傳朱注豈為一

人句行也句一人

謂王也行也言不

如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

至故云目前飢寒

猶不慮恤何暇為

遠慮其後

公遂行從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

論何也待楚立君徐為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王人來告喪問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微過也注微明也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非微審也此緩告

子怠慢故於此發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彼列反泣盟音利又音類伯車音居傳為于偽反特跳自影反傳寫直專

反經二十六年背國音佩傳不應應對之應暴骨徐扶沃反道二國音導拂衣芳弗反

騫裳起虔反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今本亦褰於治直吏反而力爭爭鬪之爭已侈音

尸氏敬妣音似遽伯玉其居反瑗徐于萬反今殺申志反今本弒誰畜音六反遂見音

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恤於嚴反孫襄居守手又反復攻扶又反復想同頡之本又作頡

易生以政反大叔音泰朝夕如字負羈居宜反緹今本緹牧圉魚呂反復愬音悉

先輅音路本亦作路○今本亦路先八邑如字見經賢遍反人為于偽反及雩音于徐

如淳同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淳音樓易以政反別識彼列反上其手時掌反介弟音界道

囚音導抽戈勅留反印音反董父音謹以為請如字更遣使所吏反疆戚居良反緇衣音

同不得與音預為衛侯故于偽反下為臣注相齊息亮反大平音泰緇衣音

側其 癸兮七月 違遠于萬 宗祧他影 見周書賢通 諸隄徐了兮反沈

堤共姬音恭 而婉紆阮 惠廔音牆或作牆 伊戾力計 復發扶又 敢近附

之有共音恭本又 盟處目慮 聒而古活反 使饋其位 左師令力呈 使

者所更反下 左師訣羊朱 使夏戶雅 先下遐嫁 娶於七住 子牟亡侯

為申公如字舊 為國于偽 杞梓徐上音起 不僭于念反 不濫力暫 殄

徒典 瘁在瘁 怠解佳賣 為之于偽反下為 則飲於據 饜亦作厭於

饌仕眷 朝夕如字 救療力台 析公星歷 人真之致 將遁徒困 易震以鼓

鈞聲音均徐 宵潰戶內 桑隧遂音 復侵扶又 華夏戶雅 蒐所留乘 繩證

閱也音悅 今 秣馬音末 尊食音尊 之邢音刑 事見賢通 精卒子忽 欲令力呈

反下 不復扶又反下 四萃在萃 娶於本又作娶 女實音汝 為許于偽反

同 昧於音妹 貪冒亡報反又 不禦魚呂 尸汜徐扶 廩戶力甚 所治直屯

介于音界 於比必利 經二十七 年不與音與 晉軟所洽反又 復患扶又

倚順於綺 傳為賦于偽反 相鼠息亮反 復攻扶又 欲斂力驗 內我音內

本又作納 以沮在呂 止使者所更 誰愬悉路 公喪浪反 總衰七

反本亦作縲 一乘繩證 少師詩照 欲弭徐武 之蠹本又作蠹 故我

焉於虔反下 將焉用之 焉 為介音戒後 折之設反注同 且莊 使舉

是禮也沈云舉謂 黑肱古弘 更相音庚 子皙星歷 得復扶又 以藩方元

楚氛徐扶 斃婢世 一坐才母 飲大夫於鳩 而重直用反下 聞於音聞

字 事治直吏 無媿九位反 之好呼報 草蟲直忠 召南上照反 覲音覲

反 踰閼音域徐 非使所更反 箒音責 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 蔓音蔓 邈音邈

反 迨 戶豆 印段 反 一刃 蟋蟀 所律 大康 泰音 其居 據音 好樂 呼報反 瞿瞿 俱

反 受天之祐 戶音 焉往 於虔反 下政 倡賦 昌亮反 已侈 字林充 皆數 所主

蔽諸侯 必世及徐甫世反 服虔王 無厭 徐於 娶東 七住 无咎 音無本 亦作無

下其九反 朝陽 如字 音 盧蒲癸 徐敷 復告 扶又 難 乃且 吾助女

音 圉人 魚呂 請為 于偽及下注 孽 喋其 徐養 經 二十八年 以應 應對

為宋 于偽 傳梓慎 于音 玄枵 許驕 發泄 本洩 耗名 呼報 時復 扶又 北燕

烏賢 不與 音頂 後賄 呼罪 圃 布五 日其 人實 勞于 本力報反 今 而傲

五報反 而惰 徒固 君小國事大國 占本無 將為 于偽 之休 許對反 乘

皮 繩證 之難 乃且 日女 汝音 何與 預音 跋涉 白未 敢憚 徒且 之頤 以之 無

應 應對 不幾 居依反 不能復 扶又反 下 裨竈 避支 嗣衡 尺容 之分 扶

反 相鄭 息亮反 為壇 徒門 郊勞 力報 為用 於虔反 下焉用 作 宥其

又 其菑 音 怠解 佳賣 共其 恭音 好田 呼報 數日 所主 見封 賢通 之難 且乃

無之字 辭別 彼列反 相取 亦作娶 惡識 也皆 孽 必計 欲為 偽

反 親迎 附近 兵杖 直亮 膳 市戰 饋 其位 改寤 五故 救難 乃且 大

公 音 優俳 皮皆 絆之 半音 介慶 界音 擊扉 音非門 椽也 直專 門闔 反 猶

援 音 於薨 字林亡 為君 于偽及下 于撤 五角 以鑑 古暫 必瘁 本或作

萃 食慶 詞茅 亡交 鷓 尺之 刺不敬 七賜 喪羣 息浪 故鉏 鉏也 本或作

故公 鉏 句瀆 音 有幅 音 無黜 勅律 嫪 徐音 比竟 音 能令 力 拱壁 居

反 徐 為宋 于偽 過鄭 古禾 黃崖 本又作 涯 行潦 音 之蘋 音 藻 音 實諸

之鼓 之隙 去逆反 本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門人

村瀨誨輔

校字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477